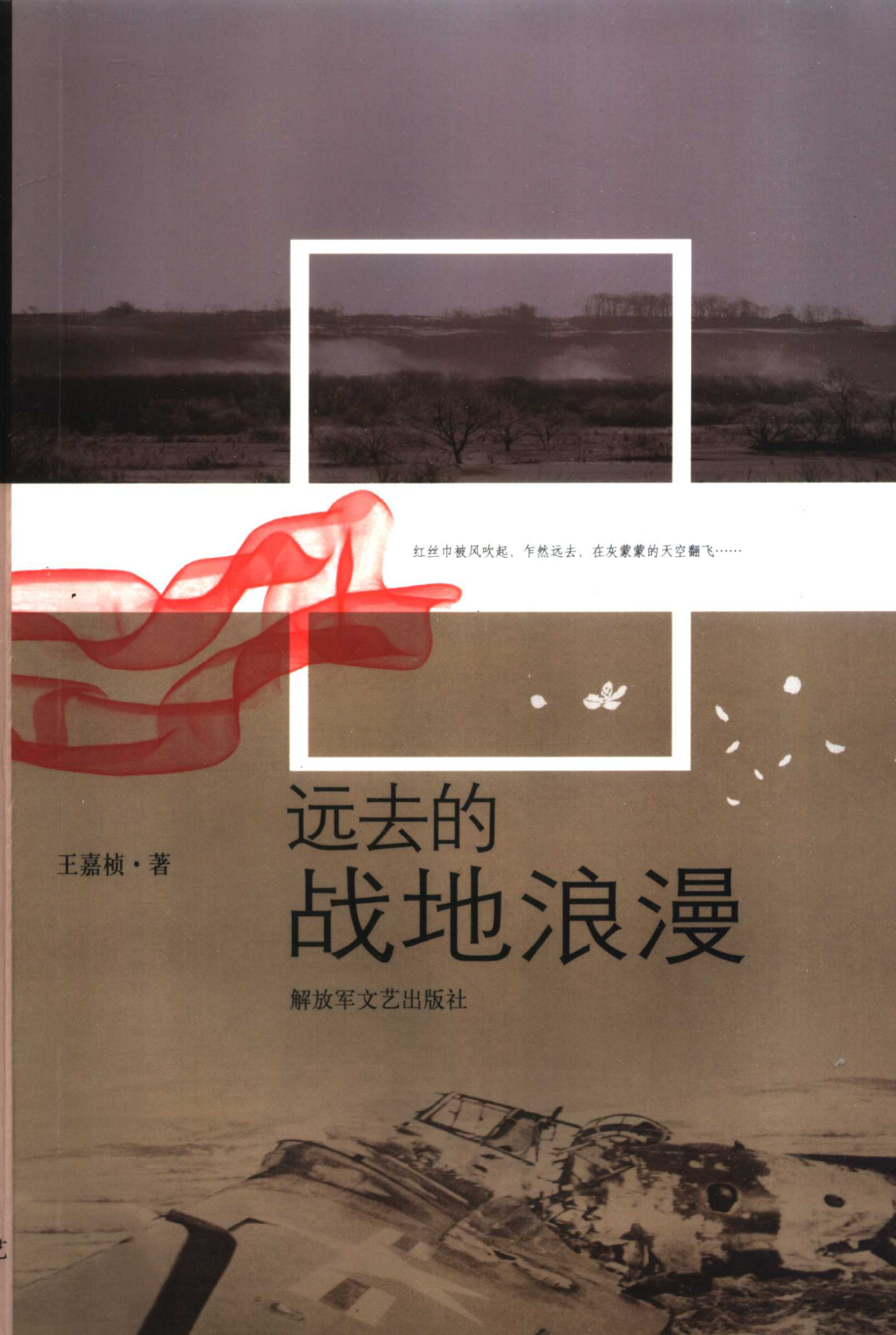




红丝巾被风吹起，乍然远去，在灰蒙蒙的天空翻飞……

王嘉桢·著

远去的 战地浪漫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王嘉桢·著

远去的 战地浪漫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远去的战地浪漫 / 王嘉桢著. - 北京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-7-5033-2036-1

I. 远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34376 号

书 名: 远去的战地浪漫

作 者: 王嘉桢

责任编辑: 殷 实

装帧设计: 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 龙丹彤

责任校对: 马 涛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wycbs @ 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后勤指挥学院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字 数: 292 千字

印 张: 12.375

印 数: 1-6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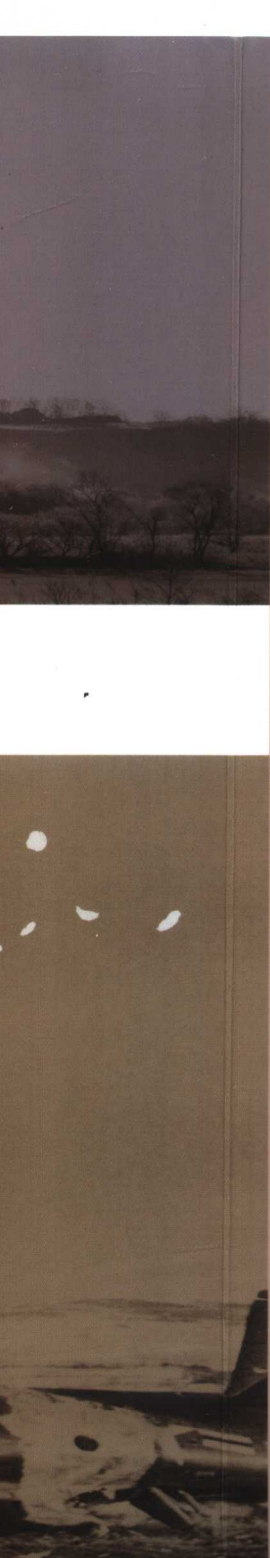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07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33-2036-1

定 价: 25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远去的 战地浪漫

王嘉桢·著

关于本书：

作品以一对男女军人的爱情为线索，描绘了自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直至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间，中国社会变迁中人生的艰辛苦乐、人性的宽广复杂，爱情的纯洁美好。从总体上看，是一部传导真与善、爱和美理想之歌。

柳耕耘、童思秋的恋情始自解放战争后期的象山半岛，在血雨腥风的朝鲜战场上受到考验，但柳耕耘在被俘归国后，意识到自己身份对两人幸福的可能威胁，选择了去北大荒，与童思秋不辞而别，并因接连的运动而音讯杳然，生死不知。被俘美国飞行员戴维斯因在志愿军战俘营受到感化，为自己在战争中无情轰炸中国军队所造成的惨重伤亡感到自责，停战后自愿留在中国的工厂里做一名普通工人“赎罪”，并渐渐喜欢上了中国的文化和身边的中国人。在“文革”的患难中戴维斯和童思秋走到了一起，后在情势危殆时不得已去了美国。柳耕耘在艰苦时日独自坚持，改革开放后继续从事自己的音乐创作，并参与创办武夷山文化旅游学院。晚年的归国之旅使童思秋在武夷山与自己的初恋爱人重逢。

伴随柳童二人苦恋故事的，是包括了童秋思三姐妹在内的诸多人物的不同命运，是牺牲在朝鲜的姐姐思夏、英雄师长穆子光的美好形象，是白洁如、林玲、杨文高、谢可等志愿军文艺队员的生死故事。

也许与作家的身世、经历相关，作品有较强的纪实风格和纪实价值，其中一些生动的情节、细节，是非亲身经历而无法体会到的。



作者简介

王嘉桢 女，1936年生于浙江温州市。1951年初参军，后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文工队员。1954年从朝鲜回国，相继在上海中学、厦门大学中文系求学。1959年在福建省广播电台任文艺编辑。创作有中篇小说集《请你慢慢回过头》、歌词集《路长梦也长》、广播剧《弘一法师》等二十二部。共获全国及省级以上文艺创作奖70多次，四次获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，被授予“福建省精神文明建设‘五个一工程’先进工作者称号”。

责任编辑·殷 实

封面设计·晓笛书籍设计工作室 符晓笛+龙丹彤

责任校对·马 涛

第一章

1

一个秋日下午，这是很平常的一天，但对于童思秋来说，她已经等待了快五十年。

起风了，前往普陀山的轮船在海面上开始颠簸。

旅客们都陆续回船舱了，童思秋仍然站在甲板上，她紧张又专注地向海面搜寻，灰白色的头发在海风中散乱，银灰色的风衣鼓起一片风帆。

倏地，她脖颈上的红丝巾被风吹起，乍然远去，像一只火凤凰在灰蒙蒙的天空翻飞，思秋紧张地向栏杆外伸出双手，红丝巾旋转许久，落到海面上。

思秋喃喃自语：“难道真的都结束了吗？真是个不好的兆头。”

“妈咪，回船舱吧！他们说普陀山还远着呢。”女儿艾米走了过来。
“妈妈，你怎么啦？是不是病了？”女儿在母亲眼里看到忧伤。

“你看，妈妈的红丝巾，落在了海里。”

“那不过是一条廉价的旧围巾。”

“喔！”思秋一声叹息，红丝巾不见了踪影。

艾米惊奇地望着母亲，她全然不知红丝巾对于母亲的价值。

童思秋是一位地道中国血统的老太太，她的女儿艾米却是一个高鼻子的金发女郎，只有一双黑色的大眼睛极像她的母亲，而且能与母亲说一口流利的汉语。

“外婆，你再来和我玩中国陆战棋好吗？”九岁的外孙杰克向思秋跑来，他不仅高鼻子，金黄色的头发，连眼睛也是蔚蓝色的，不过能说不错的中国话。

思秋依然望着远处：“你来看，艾米，在那儿！那就是我跟你说过的沈家门了。”

“噢，沈家门。”

“怎么，外婆，沈家门很好玩吗？”

“那是中国最大的渔港，舟山群岛的中心。喏，你看，那座山的山顶上还有外婆的朋友呢。”

“上帝啊，外婆的朋友会住在那光秃秃的高山上。”

艾米说：“很多年以前，外婆才十五六岁，她一个女孩和很多很多小伙子在这里和敌人打过仗呢。”

“外婆，你打过仗？”杰克很陌生似的打量着外婆，“真的吗，和好多小伙子？外婆好厉害！”

童思秋指着山顶的一座高大建筑物说：“这湛蓝湛蓝的海水下面，淹没了许许多多年轻的战士，那时候他们都只有十八九岁，他们都是外乡人，舟山的老百姓竖起高高的石碑纪念他们，希望他们在山顶上看到自己的家乡，从那里走向天堂。”

“妈咪，你文文静静的，真想象不出半个世纪前你是怎样的一个女孩，怎么会选择去当兵打仗。真的很刺激、也很浪漫。”

思秋笑着点点头：“是的，现在女孩很难再找到那样的生活。不是我有什么特别，那个时代中国很多中学生、大学生都热血沸腾，他们大多是旧社会富有家庭里的少爷、小姐，却都想离开学校，离开家，争着跑到部队当兵打仗，大家心里想的全是怎么去爱护自己的新国家。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时尚，为自己的新中国作点贡献，去过艰苦的生活，甚至不惜牺牲自己，就是那个时代的时尚。”

“不知道你这次来中国能不能找到当年与你一起战斗过的叔叔阿姨？”

战争年代虽然是刀光剑影，流血牺牲非常残酷，但对于思秋来说，那段岁月是她青春起步的地方，有那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、亲密的战友在一起，至今常常让她思念、让她留恋；那段岁月也是她爱情开始觉醒的时刻，那样甜蜜，那样拘谨，又那样浪漫，真像梦幻一样不真实，至今留下无法抹去的记忆，这里包含着多少幸福与痛苦。

思秋很想再仔细看看周围那些小岛，努力辨认一下哪一个是她最怀念的桃花岛，轮船却很快地滑过海面。

童思秋这二十多年一直生活在美国西海岸的一个小城市，从地球的东方到西方，她经历了非常痛苦漫长的适应过程，才把那颗心安顿下来。一辈子风风雨雨颠颠簸簸，现在六十多岁，这几年生活无忧了，却总有太多的回忆，太多的牵挂涌上心头，让她怎么都无法平静地生活。她早就想回故国看看，可是又怕回来触及她的伤痛。是一个非常奇异的梦，把她从西半球引到了东半球的普陀山……

“快来看，普陀山快到了！”甲板上有人高喊。

思秋远远看去，这个小小的岛在蔚蓝色的大海，浪花托举着，青山高耸着，在郁郁葱葱的苍松翠柏中，一座座红墙绿瓦的寺院，晨钟暮

鼓，云雾缭绕，真是人间仙境。

思秋忘不了四十多年前那个小伙子柳耕耘的允诺：“等到不打仗了，我要和你驾一条小船去普陀山，我们也做一次快活的神仙。”思秋痴痴地想：“难道柳耕耘真的是在这里吗？”

思秋夫妻俩在美国买了新房子，她特地后面的绿草地上，盖了一座二层中国式的“了缘居”，想在那里静静地看书写东西，小楼上还供了一尊观音菩萨。丈夫和孩子们去教堂祷告的时候，她独自合掌跪在观音面前，祈求观音赐给她安宁，让她心如止水，不波不扬。她劝说自己，都快七十岁的人了，还指望什么呢？一切都可以放下了，要好好享受一下晚年无忧无虑宁静的生活了。所以，在大学教汉语言的女儿艾米，几次要同她一起回中国旅游学习，都被她拒绝了，艾米不知道妈妈为什么？她俩是母女，血肉相连，但她们的心始终隔着半个地球，隔着一个时代。

前年丈夫戴维斯陪她到世界各地旅游，希望她快活起来，可是异国风光排遣不了她思乡、思亲的恋情，尤其摆脱不了对柳耕耘的牵挂。

两个月前，一本薄薄的通讯录从中国越洋而来，曾撩拨她的平静，还有姐姐思春给她的那封信：

“思秋，你文工团的老战友都很想念你，都想知道你的情况。

“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战友们谁能忘记部队那段生活呢？现在大家都已离退休了，国家也安定繁荣了。上个月，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，你们军三个师的老文工团员们相约，从全国各地奔赴杭州聚会。

“他们告诉我，在一起短短的五天，是想象不到的激动人心，几乎所有的人见面又是哭又是笑。真的，老战友相隔快半个世纪了，生活沉淀之后，我们这些人都会发现，自己一辈子只有生死与共的战友的情谊

最深，只有艰苦的朝鲜战场生活最难忘。我真羡慕你们文艺人的活跃与凝聚力，真想与司马雄一起去看看我们当年的战友，可惜司马雄怎么都不肯去。我不怪他，他心里苦啊。

“回来看看吧，秋，大家都想念你，时代变了，不会有人再在意你与戴维斯的结合。他们让我把这本通讯录寄给你，盼望你与他们取得联系。

“只是你托我寻找的那个柳耕耘，我问过了很多人，仍然没有任何消息……”

柳耕耘没有消息，像一盆冷水浇头，让思秋彻底地失落与无奈。

思秋翻开通讯录，扉页上写着：

“我们曾在同一个舞台唱歌跳舞，我们曾在同一个战壕生死与共，千山万水隔不断战友的牵挂，千言万语说不完战友的思念。”

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，一副副年轻的面容马上浮现在眼前，使思秋沉寂多年的心热腾起来，她没有料到自己的记忆还能如此地生动，如此地鲜活。可是思秋最想见到的柳耕耘却没有音讯，她仍然不想旧地重游？

“休相问，怕相问，相问还添恨……；深相忆，莫相忆，相忆情难极。”

可以说是一个荒诞的梦，动摇了思秋的犹豫，指引她来到普陀山。

那天凌晨，她恍恍惚惚随着一个旅游团走进一座巍峨俊秀的山，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波涛，大海像捧着一个盆景，山峰在云雾中半浮半沉，苍茫翠绿的峰顶，有一座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寺院。思秋正诧异，我到欧洲旅游怎么会有中国的寺庙，这时空中回旋着一个空灵而有穿透力的声音：思秋，思秋！她循着声音向山顶攀登，山路崎岖，荆棘丛生，回头一看，怎么就只有她独自一人，她慌乱极了，脚一歪，竟从山上跌落

下来。这时候，从红色围墙的寺院里走出一个和尚，托住了她，牵着她的手，轻轻地把她拽上了山顶。思秋抬头一看，惊喜地叫了起来：耕耘！

思秋就这样把自己喊醒了。

人家都说，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，可让思秋感到气恼的，这么多年，就是在梦里都没有再见过耕耘，那天凌晨，柳耕耘终于走进她的梦境。思秋并不真正相信有菩萨神灵，但她相信心灵感应。怎么突然梦见耕耘？她想，这可能是心灵感应。

按捺不住的渴望涌上思秋心头，是耕耘在召唤她，她要马上回中国走一趟。蓝眼睛的丈夫戴维斯很想和她一起到中国看看，思秋找了各种借口拒绝他的陪同，她和女儿、外孙一起走，会觉得少些尴尬，给自己更多的自在和宽松。

那个梦中的情景，使思秋最先想到的是普陀山，四十多年前思秋第一次来舟山，普陀山近在咫尺，她与柳耕耘都想看看这个蓬莱仙境，可是没有机会踏上这朵海上的莲花，而是参与了一场惨烈的战斗，和耕耘一起去普陀山成了她一个长久的向往。耕耘给她最后的告别信中说：“我现在但愿有神灵，能给我一个来世，我将依然在桃花岛海滩等你，我们一起去普陀仙境，那时只有你我俩人的世界，我们一起去扬帆踏波。”这一趟回国到普陀山，她固执地认为一定会找到柳耕耘。

可是耕耘送给她唯一的纪念物——红丝巾，却掉进了海里，这会不会是一个不祥的征兆？

普陀山是一个中国色彩极为丰富的小岛，这里的青山古庙，古庙里的神龛，神龛里神秘而怪异的雕塑，男女老少在烟熏火燎中跪拜，口中喃喃地祈求，这些都让艾米与杰克惊奇万分，他们流连忘返。思秋却只是到每个寺院去找人，整整两天，没有耕耘一点点的蛛丝马迹，她才笑

自己太过于荒唐了。

这一天，思秋让孩子们到海边去了，她独自在紫竹林找到一座不起眼的小寺院，里面的观音叫“不肯去观音”。据说有位日本和尚，想把这尊观音请到日本去，可是这艘船每次离开岸边，都被风浪送回来，三番五次同样的情景，让这位日本和尚感悟到，这尊观音是不肯离开故乡到他乡，于是在这岸边盖了一座庙，叫“不肯去观音庙”。思秋看着这尊小小的观音，喃喃祈祷：“在你面前我感到惭愧，我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背离了她，嫁给一个外国人逃走了。菩萨，都说你最灵验，这一回，你慈悲之心能不能恩赐一点给我呢，让我见一见几十年我日思夜想的一个人？”

思秋恹恹地走出寺院，避开嘈杂的人群，坐在庙前紫竹林的宁静里，让和煦的海风荡涤她心中的忐忑。在美国的电视中，她曾听到一首中国歌曲《天堂》，马头琴悠扬悲怆的乐声一下子把她引入东方辽阔的草原，歌手真挚、热烈地唱出“我爱你，我的家，我的天堂……”一泓泉水陡然流进心田，触动了她孤寂的生命，滋润她对家乡故土的饥渴，两滴清凉的泪水，渗出眼眶滴落胸前。那是乡愁的泪，东方故土，才是我的家，我的天堂，我永恒的眷恋。而普陀山就是我祈盼的家，我祈盼的天堂。但天堂找不到自己最亲爱的人，又使她备觉寂寞，对故国之行深深地失望。

“妈咪，这么好的风光，你怎么会躲在这里？”艾米和杰克跑了过来。

“我有点累了。”

“这海边有一个好大好大的岩石空洞，叫‘潮音洞’，真是太美了，很多人在寻找着什么，又高兴地说看见了什么，可惜我们没有听懂。”杰克高兴地在絮叨。

“他们是说看见了观音菩萨吧。传说观音是在这个地方修行成菩萨的，有时在‘潮音洞’能看见时隐时现的观音，谁看见了，观音菩萨就会降福给他。”

“大家讲的那个菩萨是不是外婆小楼上那个漂亮的夫人？”

“她不是夫人，是中国人一个最慈悲的偶像，叫观世音菩萨，她心地善良、专为帮助天下受苦受难的人。我很小的时候，遇到什么为难的事，我的母亲教我们说‘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快来救救我吧’，她听到求救的声音，就能救助苦难的人。中国人都相信她能听到世界上所有苦难人的声音，所以叫‘观世音’。”

艾米感叹道：“她就是我们美国人的上帝吧。中国人真聪明，宗教都放在山上，放在海上，放在风光这么好的大自然里。这海上‘美丽的小白莲’，本身就让人留恋、让人遐想、让人纯净，在这样的环境里求菩萨，同时就陶冶了人的性情。比起我们，都挤在小教堂里看着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祷告，求菩萨比求上帝愉快得多了。”

“说得不错，宝贝，而且西方的上帝只有一个，大家只能祈求他；佛教的佛与菩萨有许许多多，每个人只要心地善良，能为大家做好事，都能成为菩萨、成为佛。做过坏事的人，能真心悔过自新，照样可以成佛呢，这叫‘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’。你看中国的天堂是多么宽容。”

“外婆，你在美国天天祈祷观音，是不是也想让观音听见你的声音？”

“其实外婆并不相信观音菩萨真能救苦救难，因为我生命中遇到很多危难、痛苦的时刻，我祈求过她，她并没有帮助过我，没有让我得到我想得到的爱，排除我想排除的痛苦。但奇怪的是观音菩萨却始终在我心里，观音菩萨总和我妈妈在一起，她们无形中给我力量，给我爱。”

“所以你想到这里来，你想上你中国的天堂。”杰克天真地问。

“外婆还不想上天堂，因为在美国的土地上，有你这样可爱的宝贝；在中国的土地上，外婆还牵挂着很多人呢。”

她牵挂谁呢？有了那本通讯录大概可以找到一些人。这么多年了，很想知道那些她常挂念的人、熟悉的人，现在他们怎么样了？可是思秋最想知道的还是柳耕耘，因为她的命运与柳耕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柳耕耘不可能在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她一定要找到他，这辈子这颗悬荡的心，才会有个了结。

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道路中，常常面临着大大小小的选择，选择就有偶然性，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选择朝东走或是朝西走，那么你路上展示的将是完全不同的景色，演绎的将是完全不同的人生。

思秋在十五岁的时候，站在命运十字路口时候，好像是在嬉嬉笑笑的一念之间，很偶然、很轻易地作了一次选择，她一辈子的命运，就在那嬉笑之间划定了。

2

思秋的母亲杨佩兰，漂亮、贤惠，她知书达理，可是才二十八岁竟投河自尽了，留下三个如花似玉年幼的女儿童思春、童思夏、童思秋。父亲童浩是浙江省永乐市一个很著名的律师，多年来，三姐妹由他独自抚养。

杭州市解放前夕，所有学校早已停课，同学们都回家了。童思秋十五岁只身寄读在杭州西湖中学高中一年级，她必须经上海再乘轮船回永乐。在那混乱时期，船不通航，思秋只好暂住在要好的同学杨静家里。

童浩早就写信催小女儿回家，思秋执意不肯放弃学业，直至交通突然中断。童浩在永乐急得团团转，时局如此混乱，杭州无亲无戚，娇弱年幼的三女儿独自在外，该怎么面对？

梅嫂是童家的老保姆，这一天，她兴冲冲地对主人说：“先生，我有个亲戚是走货船的老大，后天他的木帆船要去上海。”

“有船去上海？”童浩眼睛一亮。

“去上海十天以后就返回来，我看叫阿雄去杭州接三小姐。”司马雄是梅嫂的儿子，从小也在童家长大。

童浩很犹豫，坐木帆船去上海，有点冒险，时局这么乱，沿途打劫的土匪很多，人家也就一个儿子。

“阿雄十九了，年轻力壮的，跟他表舅走，没有事的。三小姐可还小呢。”梅嫂见主人不说话，她又劝说。

梅嫂不是不心疼自己的儿子，她是把童家当成自家，童家对她母子这么好，这是一个报恩的机会，尤其三小姐七岁死了母亲，跟她最亲，她真比做父亲的还着急。

思秋在杭州却没有想那么多，她和杨静在学校是最要好的同学，现在有机会两个女孩住在一起，感到很新鲜，比回家还快活。这一天，俩人正在房间聊天，杨静在浙江美术学院读书的哥哥杨涛，从外面急匆匆回到家来，他轻轻喊了一声“小静”就推了门进来。他一脸严肃，看见了思秋不好意思地说了声“对不起”。

“哥，你怎么几天都没有回家了，妈都急死了。”

“杭州已经解放了，你们知道吗？”

“真的啊？我们什么枪声、炮声都没有听到呀！”

“我们也以为总有一仗要打，前几天和同学都在护校，还弄了很多

沙袋堆在校门口。昨天晚上听到了共产党的新华电台广播，解放军已经快到杭州灵隐寺了，国民党兵早跑了，才赶紧拆除围墙去写标语、做小彩旗，今天一大早，大家跑到岳坟，敲锣打鼓欢迎解放军进城。”

“今天早上？这么快。解放军是什么样子的？”

“他们穿草黄的旧军装，军帽上有五角星，腿上裹着绑腿，有穿布鞋的、有穿草鞋的，背着背包扛着枪。没有国民党的军装那么神气，可一个个黑瘦的脸上精神特别饱满。”

“走，我们一起到街上看看。”思秋和杨静都兴奋起来。

她俩那些日子几乎天天在街上逛，还看到解放军有少数女兵，在街上唱歌、打腰鼓、打花棍，还演活报剧、小歌舞，向老百姓宣传共产党的政策，一派歌舞升平的气象。

思秋这才突然意识到，大家梦寐以求的新中国就在眼前，生活骤然变得鲜活、明亮起来。过去国民党的兵，总是凶神恶煞，尤其是伤兵，在街上吃东西不给钱还随便打人；解放军战士和蔼可亲平易近人，总找机会帮助老百姓挑水扫地做好事，女兵在欢快的歌舞声中，个个笑容满面。老百姓很快亲近了这个部队，爱上了这个部队。思秋和杨静一起，跟着很多学生，天天帮助解放军在街上写标语、贴漫画、站在小板凳上演说宣传，一起学唱“解放区的天，是明朗的天”。

这一天晚上，杨涛回家对妹妹和思秋偷偷地说：“今天夜里解放大军就要往南走了，要解放全中国，需要很多知识青年，我们课外读书小组全部同学都要去参军，珊珊也去。”珊珊是杨涛在大学的恋人。“今天晚上十二点我们在学校集合，部队有人来接我们，我们马上要跟解放军离开杭州了。”

思秋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突然站起来说：“我也跟你们去，行不行？”

杨静高兴地拍手说：“对对对，我们一起去。”

“不行，不行，你们太小了。”

“我和阿秋都十五了，我看他们女兵也都是瘦瘦小小的，在街上唱歌演戏。思秋在学校唱歌、朗诵可是顶尖的；我在学校跳舞真的没人比。我们也去唱歌跳舞，小一点怕什么。”

“杨涛哥哥，我是认真的，我不想回我那个死气沉沉的家，我们真的不小了，也想为新中国出力。”

“哥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会帮你洗衣服，你可以管着我，多好。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。”

“真是小孩子的话，你们在学校唱歌跳舞是玩，他们唱歌跳舞是干革命，还要去打仗，去吃苦呢，你以为是小孩子过家家呀！记住，等我明天离开杭州，你去告诉爸爸妈妈。”说着就急匆匆走了。

思秋听到解放军需要知识青年，立即热血沸腾；参加部队唱歌跳舞也是干革命，也就是为新中国出力，她坐不住了。

思秋对杨静说：“他们也有女同学去，我们偷偷跟着他们走好不好？”

“那肯定不行，会把我们撵回来的。”

“解放军在街上宣传，号召大家都参加革命，我们要革命总没有错，去试试怎么样？反正我不愿意回家。”

俩人争来争去，杨静见思秋决心已定，也终于同意了。“好吧，好吧，那就试试吧。”

杨静在桌子上留了张字条：

爸爸妈妈：我和哥哥、思秋都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了，今天晚上离开杭州，你们不用找我们了。以后会给你们写信的。杨静。